

§ 闇黑之王

畢達哥利翁西側海灘。

「一人舞棍有何樂趣，不如我倆玩玩。」



午後的陽光斜照在 Potokaki 海灘上，細沙如鏡，映出兩人的影子。海面閃爍著碎銀，一陣陣浪聲溫柔拍岸，彷彿在為這場沉靜的對決低語伴奏。

希波克拉底赤足站立，足踝沒入溫熱沙中，雙手握著一根修長的棍杖，長度及眉，木質經年打磨如玉，頂端弧形線條如流水潤石。他一手拈起海風，一手落於棍尾，目光淡然，不似備戰，更似在等一場對話。

「你說，這根齊眉棍能測心之曲直。我倒想看看，是你之直，還是我之曲。」赫利歐羅斯輕笑，聲音如浪後潮聲，帶著歲月的諧音。

他身形輕盈，動作之間彷彿與海風共舞。腳尖輕點沙面，身子一旋，已疾步逼近。希波克拉底不退反進，棍如平尺橫掃，起手便如量測星象的弧線，一式一圖，皆可入冊。

兩人身影交錯於沙灘上，不見殺意，唯有節奏與力道的交鋒——像數式間的簡約推演，或樂章中的對位旋律。棍與掌、步與影，在潮聲與陽光中交織，天地之間，只餘兩人呼吸，與偶然飛過的海鷗嘶鳴。

「你隱藏了什麼，赫利歐羅斯？」一招過後，希波克拉底不動聲色問道。

「不是隱藏，而是等待。等待你以理服形，再以心悟理。」赫利歐羅斯微笑，手指拂過空氣中未散的餘勁，如風中殘波。

陽光緩緩下墜，灑在兩人之間，將影子拉長成古代傳說中的雙子神靈。

他們未曾開戰，卻早已在沙上留下一段無言的辯證。

浪聲如織，沙面之上，兩人交手已有數十回。

希波克拉底身如盤石，棍法沉穩而有序，招式間皆見幾何之美；赫利歐羅斯則步伐靈動，如乘波而行，招式時而順風如舞，時而突如斜風刺雨。

一次交錯後，赫利歐羅斯微微退身，掌心朝天，靜止不動。

陽光穿過他指間，一道奇異的光圈在掌中浮現，半透明、如紗幕般旋轉，中心是一個空洞的暗環，幽幽泛著微光。

「那是什麼？」希波克拉底收棍站定，目光凝於光環。



「破幕之環，是觀測之器，也是遮蔽之器。」赫利歐羅斯輕聲說，聲音比海更遠，「有人稱它為靈魂的窗孔，有人說那是赫密斯留下的咒印。我更願意相信，它是某種『否定』——對傳統的遮蔽、對律法的挑戰……也對復仇的遲疑。」

風起，光圈在掌心微微顫動，像在迴應他的話語。

「你不信神嗎？」希波克拉底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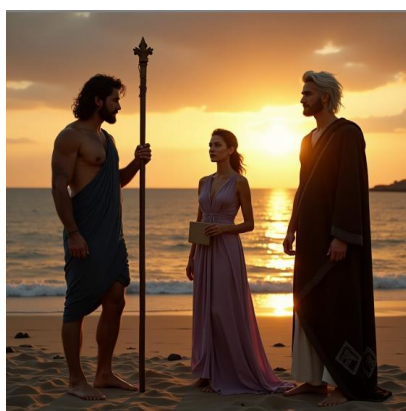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不信祂們寬恕理性的死。」赫利歐羅斯注視遠方，「希帕索斯死時，水還記得他。我也記得。他被拋入深處，只因揭開了一道縫隙，一道讓世界不能再閉眼的裂痕。」

兩人之間一時無語。海聲湧來，像在填補他們腳下那些尚未說出的真相。

「我會幫你。」希波克拉底忽然說，低聲卻堅定。

赫利歐羅斯轉過頭，微微一笑，笑中既有感激，也有一絲尚未放下的悲愴。

「我們會一起破幕。但當我們抵達那一邊，你得提醒我，別成為另一道新的帷幕。」



天色轉昏，海灘已被晚霞浸得像陶土燒過的色澤。潮聲細語，仿佛預感有誰將至。

那腳步聲輕得幾乎與風混在一處。希波克拉底轉頭時，她已站在沙坡上，衣角沾著山道的紅塵，手上還殘留著陶土與灰白釉料的氣息。

「……妳在這裡做什麼？」他低聲問。

阿列特亞沒有立刻回答，只朝他看了一眼，那眼神如同當日在陶器工坊中，那件未燒的瓶罐：未竟、無聲，卻飽含某種審視。

「風改變了方向，我便知道你會在這裡。」她緩緩道，聲音如同山中窯火熾燃時陶罐發出的細裂聲。「或者說，他在這裡。」

她的視線越過希波克拉底，落在赫利歐羅斯身上。兄妹四目相對，一時無語。

赫利歐羅斯垂眼，不見怒氣，也不見歡迎。他只是輕聲說：「妳應該還在山上。」

「我本該是。」她走下沙坡，靠近兩人。「但你讓我不安了。」

希波克拉底望著他們，彷彿再次回到那陶坊幽靜的一隅，少女靠在窗邊，手上轉著一枚剛拉坯完成的小罐，眼神專注，不帶任何防備。他知道她是赫利歐羅斯的妹妹，身上有種淡淡的、與數無涉的平衡之美。

如今，這份美中多了一層陰影，或說——責問。

「你要走多遠，赫利歐羅斯？這條路的盡頭不是答案，而是你自己最不願面對的鏡子。」

「我走多遠，是因為我還沒找到他，也還沒找到我自己。」赫利歐羅斯回望她，聲音低而平靜，「如果我成為了某種王，那我願它不是因力量，而是因選擇。」

她停在希波克拉底身側，望著海面，忽然道：

「我不會阻止你們。但我會記錄一切。直到真相如陶片浮出水面。」

希波克拉底：

「還原事實真相是我到薩摩斯的真正目的，聖教主對希帕索斯一家有無限的哀悼與歉意，如果妳願意，請加入我的行列。」

「我願意，這樣赫利歐羅斯就可以沒有牽絆，專心建立他的闇黑王國。」

阿列特亞懇求的眼神望向赫利歐羅斯。

夕陽落下海平面，餘光中闇黑來臨，海風有了一點寒意。